

◎盛世华光

秦岭抱南北

李青松

一张地图

秦岭是南方的北方，秦岭是北方的南方。在这里，北方转身抱住了南方，南方回头抱住了北方。

梁爽送我一张地图，是带有比例尺的精确到毛孔的秦岭此行路线图。在一般人眼里，地图是平面的，可在制图人眼里却是立体的。

地图，原来也是活着的東西呀！当车窗外的山岭和森林呼呼闪过的时候，我分明看到闪过的一切，又长了翅膀呼呼落到了地图上。倏忽间，时间和空间并置了，这是一张充满生命律动的地图啊！在地图上，汉江流出秦岭闪着白光；在地图上，大熊猫抱着翠竹吃相贪婪；在地图上，朱鹮迎着黄昏前的落日振翅飞翔；在地图上，金毛扭角羚怒目圆睁野性生猛；在地图上，金丝猴呱呱乱叫搅动着山林。

梁爽是我的朋友，现任自然资源部第一地理信息制图院副院长，是测绘与制图方面的专家。他告诉我，秦岭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沟壑、每一条河流、每一棵草木都有地理信息记录在案，是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金毛扭角羚最理想的栖息地。

秦岭北缘太白山庞大高耸的山体，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了北方南侵的寒流。而南坡的气候却温暖宜人，林木繁盛，生物多样性丰富，是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金毛扭角羚最理想的栖息地。

梁爽指指地图说，秦岭以太白山体为分界线，以南为长江流域，属于南方；以北为黄河流域，属于北方。

在地图上，北方与南方是如此直观。如今，秦岭的广大地域都划入了国家公园保护范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只是我们的世界。一切活着的生命，都在为求食而生存，为传种而繁衍。人是例外的，在危机和灾难面前，人类除了拯救自己之外，还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

秦岭，山连着山，水接着水，森林叠着森林。对于中国来说，秦岭意味着什么呢？

牛背梁

秦岭以柞树为主的森林分布在牛背梁。柞树即为橡树。秋天，柞树林里有野猪出没。野猪最喜食柞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咯嗒咯嗒！野猪嚼着柞果，嘴里发出脆裂的响声。然而，野猪总是粗心得很，取食潦草，现场被它糟蹋得混乱不堪。当它用嘴巴拱食腐殖层或者土壤中柞果的时候，也就给另一些柞果培了土，施了肥。次年春天，柞苗就眨巴着眼睛呼呼长出来了。

我在牛背梁没看到野猪，却看到野猪拱食的痕迹。也许，它听到了响动，远远躲起来了。

野猪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用嘴巴拱出土坑，雨天蓄水，供各种小动物饮之。它能掀翻石头，拱开坚硬的地面，拱出土壤为柞树播种。当然，它也能给柞树松土透气，让地下的根舒展起来，尽情呼吸。

当地一位野生动物专家告诉我，野猪有三大特性：一则是，虽然是食草类动物，但也杂食，草根、树根、浆果、坚果、花茎，基本上不挑食，啥都吃；二则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高山，还是草地、灌丛、荒漠随处可栖；三则，繁殖能力惊人，一胎数崽，年年产崽，崽又产崽，种群数量成倍增长。

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某段时间，即便野猪数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也不必大惊小怪。某些物种的局部丧失或减少，增多或爆发，都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或者病虫害发生，或者某种疾病发生。然而，动物与动物之间自有相处的法则。如果人类过多干预，往往会破坏了自然之道。所有的物种皆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相互制约，在动态中取得平衡。森林里，植物、动物、苔藓、菌类及其微生物各处于自己的位置，新与旧，小与老，更迭不歇，生生不息。

即便是倒木和朽木，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在森林里，从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直立的干枯柞木上长出一串一串木耳，倒木和朽木及其腐殖层上生出一朵一朵蘑菇。偶尔，啄木鸟光顾枯木枝干上，快速搜寻一番，当啷啷，一顿猛烈的敲击，震落了树皮里的虫子，然后用带钩子的长嘴把虫子取出来吃掉。

牛背梁的早晨，在啄木鸟的敲击声中醒来。

大熊猫

某个冬日。雪，纷纷扬扬。潘文石正在追踪一只大熊猫。渐渐地，熊猫的脚印被雪覆盖了。潘文石有些沮丧，一上午的追踪可能又成徒劳。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山林，寂静得出奇。累、困、饿一起向他袭来，他摇落芭茅上的雪，放下睡袋倒头便睡。一个小时过去了，“哇！”一声脆响把他惊醒。雪将一棵松树枝压断了。断枝落在离他5米远的地方，溅起的雪块，弹片一样向四面八方乱撞。

“大熊猫！”他心里一喜。当这只“大熊猫”走出竹林，他瞪大眼睛，惊呆了。原来，那不是大熊猫，而是一只斑纹清晰的金钱豹。金钱豹离潘文石越来越远，在距他约6米处停了下来。潘文石的眼睛盯着金钱豹的眼睛，金钱豹的眼睛盯着潘文石的眼睛。双方僵持约40秒钟，金钱豹转身走了。潘文石舒了一口气，睡意全无，他背着仪器踏着积雪爬上了面前那座大山。山顶的风刀子似的，直往身上割。这座山的竹林里有4只大熊猫，信号时强时弱，不停地送来，潘文石不停地记录



着，竟然忘记了时间。夜幕就要降临了，潘文石跌跌撞撞地下山，大头鞋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沉重。“噢！”潘文石被竹根绊了一跤，迷目眩地跌下悬崖。他只觉得自己连同世界都在向下坠。刹那间，他本能地抓住了崖壁上的一株横生的杜鹃树。“咔嚓！”树断了。潘文石跌落下来，当他就要与地面撞击的瞬间，怀里的杜鹃树，却将他弹到一边，力的方向的改变，创造了潘文石的另一个传奇——他居然活下来了。

潘文石是大熊猫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带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小组，对秦岭大熊猫的历史演化以及现在的分布与数量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8年，饱含情感并带着体温的《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一书出版。书中详尽分析了秦岭成为大熊猫庇护所的原因，提出了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保护好栖息地的理论。

除此之外，潘文石和他的学生吕植还在秦岭获得了两个重要发现。一个是，他们发现秦岭南坡的一些山谷在百余年前曾一度繁荣，人口增多，大熊猫退向高山。后来，人们又纷纷离去，这里又成为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场所。于是，潘文石提出，如果在这些地区科学地控制生态平衡，就有可能争取大熊猫和人类在共同的环境中一起生存下去。第二个重要发现是，1985年3月26日，他和他的学生吕植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一只毛色棕白相间的大熊猫，并且成功地把它从患病中解救出来。这一重大发现，为现代大熊猫种群可能存在二态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野外看到大熊猫是相当难的，即便秦岭山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可真正见到大熊猫的，也没有几个人。

羚牛谷

“嘘！小心羚牛。”朋友小声提醒我。我心里怦怦直跳。不过，羚牛终究还是没有出现。

羚牛谷，崖壁陡峭，谷底狭长幽深，溪水一级一级向下流淌。水流有时平缓，有时湍急。两边柞树树干和溪中的怪石上爬满了青苔。青苔湿漉漉，蒸腾着雾气。

水里的落叶和腐殖层清晰可见。偶有小虫闪烁，也有小鱼翻腾。当地朋友说，溪里有娃娃鱼活动，但白天它们很少露面，晚上才出来觅食。它看似温顺，可捕食时凶猛。它守在岩洞洞口或者滩口乱石间，发现猎物经过时，就突然张开大嘴，一口将猎物囫囵吞下。

娃娃鱼食量大，吃饱后慢慢消化，因而娃娃鱼耐饥能力强，一顿吃饱几个月不再进食，甚至几年不进食也不会饿死。娃娃鱼身上分泌一种润滑的黏液，在石板上能滑行自如。娃娃鱼长有脚爪，但它滑行的本领超过了行走。

早年间，秦岭山民捕娃娃鱼为哺乳期妇女催奶是常有的事。如今，野生娃娃鱼被列入濒危物种保护名录，再也不能随便捕杀了。

娃娃鱼是一个奇异的物种，能在水里游，能在地上行走。它还有预警的特殊功能。羚牛谷爆发山洪之前，娃娃鱼就会从溪谷石缝间溜出来，张大嘴巴朝着天空哇哇乱叫，听起来就像婴儿的哭声。它是以这种方式呼唤同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多时，娃娃鱼们就会纷纷爬到岸上，甚至更高的石头上，躲避山洪的袭击。

当地朋友介绍说，他家里有个小水塘，养了5只娃娃鱼，大的有两米长，养了10多年了。娃娃鱼怕光，它是在幽暗中活动的动物。鱼塘上面总是覆盖一些水草，给娃娃鱼遮荫。朋友说，如果娃娃鱼在太阳下暴晒，将导致娃娃鱼失去繁殖能力。

娃娃鱼真是个怪物，它为什么不需要阳光？羚牛谷的阴暗潮湿之处还藏着什么秘密？

朱鹮与白鹭

秦岭腹地的宁陕县渔湾村，恰好处在南北分界线上。人称离南方最近的北方，离北方最近的南方。汉江支流之一长安河流经这里，并在此处回头转弯，虚晃一下，然后埋头开掘出多个漩涡。也许是一块巨石有意要制造一些麻烦吧，搞得河水飞溅喷雪。

长安河洋溢着野性，生猛滔天。它日日倾泻着遇到的委屈与愤怒、快乐与欢喜。岁岁年年，渔湾村从来都是能包容有耐心的倾听者，它把有关长安河的故事和传奇，转化成一片一片的稻田，转化成起起伏伏的蛙鸣。

渔湾村周边的山林、沼泽和稻田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及活动区域。这里播种的水稻是供朱鹮觅食之用的，村民从不指望收获多少稻谷。稻田里的泥鳅、黄鳝、青蛙、螃蟹、青虾、河蚌及一些昆虫是朱鹮的主要食物。在渔湾村，村民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朱鹮的因素。山林不得樵采不得放牧，农作物不能打农药，不能施化肥，河流禁止开渠挖沙采石。村民已经习惯了与朱鹮共生共

存，共存共荣。固守传统的农事法则，对朱鹮觅食和繁衍生存构成威胁和隐患的一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

然而，作为珍稀物种，朱鹮并非随处可见的。驻村干部小张说：“我从3月份进驻村里，到今天总共看到朱鹮三次。头一次看到两只，前一后从村庄的上空飞过。朱鹮的头上有彩色翎羽。第二次看到只有一只，那只朱鹮很孤独，在水田里呆立着，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三次是两只。确切地说，是一只朱鹮一只白鹭。朱鹮是抓泥鳅的高手，但它做事太专注，眼睛只看猎物，常常忽略周围危险的存在。白鹭跟着它，给它放哨。朱鹮抓到泥鳅后往往先送给白鹭吃。”

因之朱鹮，渔湾村闻名遐迩了。

上坝河

4块巨石矗立于山谷之间的空地上，巨石上刻着4个大字：秦岭小镇。

这个小镇其实是一个森林公园，这是后来改的名字。先前，它叫上坝河林场。此地是分布着油松、云杉、铁杉、水杉、五角枫、红豆杉等树种的秦岭腹地林区，金毛扭角羚、金丝猴、云豹、金钱豹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众多河流发源于此，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坝河林场主要以伐木为主，是秦岭林区重要的商品木材生产基地。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销售木材所取得的收入。操着各地口音的木材客商云集宁陕县城，目光紧盯上坝河林场采伐下来的木材。上坝河河谷平面上的木材堆积如山，都是直通直通的上等木材，有松木、杉木、柞木、梓木以及毛竹等。河谷两岸采伐作业区伐木号子声声。去梢，打枝，造材，集材等等，这些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有词汇，见证了上坝河的辉煌和荣耀。

2000年，上坝河林场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伐木人转为种树人护林人。当年伐木人住的宿舍、吃饭的食堂、看病的卫生所均被改造成了民宿。斧头、油锯、抬杠、压角子、马灯等伐木时代标志性的工具，都被收集起来，作为自然和生态文化教育的实物，供学生和游客参观。

这个森林公园先后打造了大沙坝、焦阳沟、胭脂坝3个景区，完善了森林康养步道、绿色餐饮和体育休闲等服务设施，强化了生态旅游接待能力。

森林公园的未来取决于什么？除了国家政策扶持和公园自身对外部环境因素的适应，归根结底，森林公园的未来取决于森林公园自己内生的动力，取决于上坝河一草一木所焕发出的生机。森林公园负责人李建昌说：“我每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片森林生长得更好，为了让守护这片森林的务林人生活得更殷实、更安宁、更有尊严，更感到快乐和幸福。”

金丝猴

呱呱呱！秦岭深处，数千只金丝猴在高大的乔木上嗖嗖嗖地飞腾和悠荡，森林里充满喧嚣。

若干年前，潘文石跟我谈到秦岭时，他说，秦岭金丝猴长相特征为朝天鼻，毛色金灿灿，长发披肩，很有富贵之气。同其它地方的金丝猴相比，秦岭金丝猴更干净，更漂亮。

秦岭金丝猴是个大的种群，种群里又分数个家庭。宁陕秦岭办副主任张力文告诉我，在秦岭，仅皇冠镇的秦岭村就有300余只金丝猴。

一处旅游景区为了吸引游客，一度投掷香蕉和苹果食物吸引一群金丝猴下山。此举却遭到野生动物学家的反对。专家认为，金丝猴是属于森林，属于高山，属于自然的。它们不该在地面上爬行，而应该在森林中飞腾和悠荡。一旦靠人提供食物，会使金丝猴产生依赖心理，生存能力降低，失去风餐露宿和与天敌抗争的本能。人类过度照顾和过度关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况且，金丝猴同游客近距离接触也会带来安全隐患，猴子不怕人了，不免干出抢夺食物及一些惹是生非的勾当。

繁衍是每一个物种的本能和生存目的，它们需要繁殖更多的后代，就需要选择更强大的基因，才会有最大限度的可能保证后代存活，继而确保种群兴旺。错误很快得到纠正，有关方面审慎做出决定，进行反向投食，把金丝猴重新引入山里，引回了森林。在森林中取食或活动时，金丝猴的飞腾和悠荡，传播了种子，对维护秦岭生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岭雨声

秦岭的雨说来就来了。森林在雨中发出独特的声音，那声音是那么清亮又那么有弹性。雨滴在叶片上滚动，滚落之后，叶片突突抖动，余音不绝。在森林里，雨声令一切生命睁开了眼睛，即使是一排排蘑菇也放声歌唱了，即使是蛰伏在树干上的苔藓，也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激情，让我们看到了卑微之物所具有的坚韧和能量。

雨停了，空气湿漉漉的。我驻足一棵巨松下，观流云匆匆从树隙穿过，闻鸟鸣一滴一滴从云间飘落。如果说云是山的使者，那么鸟该是森林中的什么角色呢？我想叫住云，云却头也不回，隐了。而鸟鸣真是奇怪的声音，鸟愈叫，山愈幽，林愈静。

告别秦岭的那个早晨，我拿出梁爽赠送的秦岭地图，把那些已经置于我心底的山岭、河流和森林一一在图上作了标注。无论何时，只要看到那些标注，我就会想起秦岭的人和事，想起秦岭的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金毛扭角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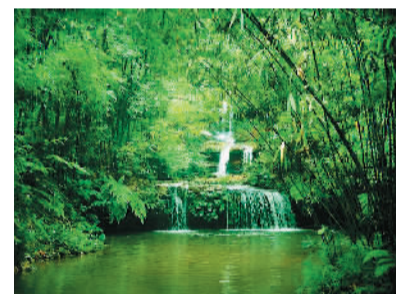
是的，就生态系统而言，秦岭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完整的整体。我从我的观察中感受到了一种不可言喻而又美妙的快乐。

2019年秋季，我受朋友之邀，去四川旅游。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宜宾游览蜀南竹海。时值深秋，我们踏进蜀南竹海时，漫山遍野的竹林依然苍翠葱绿，没有即要入冬的感觉。看到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各式各样达400余种竹子连成万亩竹海，浩瀚壮观，我的心情格外激动。

在排队等索道车位时，我看到穿梭在钢索上的缆车缓缓移动，有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它们像一个个色彩鲜艳的小乌龟在天堑上爬行。在缆车里，放眼望去，尽是绿涛翻滚、壮阔如海的竹林扑面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仿佛缆车变成了一叶轻舟，荡漾在碧绿的海洋中。向下看，自己犹如一只轻盈的燕子，飞翔在随风摇曳的竹梢上，顿生超凡脱俗、飘飘欲仙之感。举目所及，高山深谷，翠岚溶溶，万顷竹海，勾勒出一幅蜀南竹海的清明上河图。缆车到达终点前，工作人员给每个缆车都拍了照片，这张照片，一直贴在我家书房的墙壁上。

下了索道。我们来到翡翠长廊。长廊是一条浅红色坚固的长路，据说是由“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天然红砂石修筑而成。两旁密集高耸的修竹拱列，遮天蔽日。走在翡翠长廊上，风一吹，便听到竹叶发出的沙沙响，像美妙的音乐带着浑然天成的韵律在耳畔缭绕。阳光透过竹叶，斑斑驳驳的亮点洒在道路上，呼吸着带着竹香的空气，像吸了天然氧吧，神清气爽，精神焕发。突然我们看到一处人工雪景，地上撒满白粉，犹如一个竹海雪原。上前一问，才知道是某个电视剧摄制组拍完外景。听说这里也是多个电视剧的拍摄地点，包括《卧虎藏龙》。于是我们兴冲冲走进雪原场景，拍下照片留作纪念。

还有几处有瀑布和湖泊的景点我们来不及去了。朋友说，我在洛杉矶不缺海景和湖景，还是享受此地“全竹宴”作为晚餐吧！我们走进竹林幽处，便是一家红墙灰瓦的饭店。



我可爱的君子兰

刘杰

人世间，凡事都讲个缘分。与自然万物间，其实也离不开一个缘。就说君子兰吧，从无意相知，到迁移相随，那还真算是有缘呢。

大约有20年了吧，我从山西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淮大地。起初，办公是在省委机关大楼楼顶搭建的两间房子里，我看到桌上就摆着这盆君子兰。

两年多奔波劳累，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单位乔迁和挂牌双喜临门。原来办公的地方成了我晚间伏案的地方。看着空落落的房间，猛地发现，那盆放在会议桌上的君子兰被挪到了茶几上，成了在此陪伴我的唯一有生命气息的宝贝。我捧起这盆君子兰，仔细端详起来。它仍不愧为高贵之物，在紫红色的陶土盆里，一身凛然地矗立在肥沃的泥土中间，虽然几年了也没看到君子兰的花影，但就那一片片油绿色的叶片，就足够让人顿生喜爱之情。那叶如剑，肥硕厚实，相对而生，根根叶脉有序排列，更陡增了叶剑的坚韧。人说此物如谦谦君子，恐怕不是说花，而单指如剑之身姿而言了。

乔迁挂牌后，我更为忙碌。然而再忙，晚上都会去看看君子兰，摸摸土干不干，看看叶子营养够不够。然后坐下来，静静地或看书或写作。这君子兰就那么几片对开如剑的叶子，却让人看出许多的情调、无限深邃的遐思，以至于不敢慢待它。盛夏大雨常常骤然而降，我会陪着君子兰去淋淋雨，那雨水带着大自然的灵气，肯定要比自来水的浇灌强上十倍；隆冬季节，满天飞雪成了孩子们美丽的童话世界，我会捧上大大的雪团，一点点围在君子兰的盆土上，让它汲取孩童的梦想；我还把上访时带回去的异国土壤埋一点点深深地埋进君子兰的根部，那异国他乡深厚的文化定会融入君子兰的灵魂。

几年里，说不清多少个夜晚，我与君子兰相对无语，却又气息相通。我只想让它活得好好的，使这空落落的搭建之房依然活力满满。意想不到的惊喜竟然来得那么突然，那天晚上，我来到这久已无人光顾的过往办公处。打开房门，我习惯性地过问北窗的君子兰望去，不曾想看到了一抹朦朦胧胧的红光。我定

竹海滔滔 思故乡

董晶（美国）

几人在饭店内的圆桌前坐下，朋友点了“全竹宴”的名菜。当地人对竹子尽可能有效使用，既可以用来酿造美味的竹筒酒，也可以做出炒制清香的竹叶茶，还能做出一大桌的美食。我坐在那里穷尽自己的想象力，也想不出如何只用各种竹子作食材，便可做出美味佳肴？太不可思议了！第一次听说，也将是第一次品尝，让我有些兴奋。不一会儿，竹笋、竹荪蛋、竹荪、竹菌、竹海腊肉、竹筒豆花、竹筒饭、竹荪酒、竹泡菜等端上了桌，色香俱全，目不暇接。我一一品尝，味美爽口，赞叹不已！

我从小长在四川，居住在雅安苍坪山上。我家的院墙就是用三四米高的竹子围起来的。每个雨天我都戴着竹编的斗笠去上小学。劳动时，每个孩子都背着竹条编织的背篋在田野里、山坡上忙碌。竹子在我童年的心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到北京当兵、上学、工作。虽然北方也有竹子，例如北京的紫竹院公园，也有秀丽的竹林。它设计精巧别致，碧水、绿树与翠竹相互生辉，但是它的竹林在规模和气势上比起蜀南竹海还略输韵味，稍逊风骚。

回到洛杉矶，转眼快3年过去了。洛杉矶少有竹林。一两米高的竹子，在华人家庭后院的盆栽中可以见到。一位同胞送给我家一株幸运竹，半尺长，根须插在一个精致的瓷罐里。我和先生精心地浇水维护，一年了，小小的幸运竹依然翠绿如初，亭亭玉立，寄托着我的思乡之情。但是，气势磅礴的蜀南竹海已经装在我的心里。每当想起四川的竹海、北京的竹林，它们郁郁葱葱，高耸挺拔，竹海荡漾，涛声依旧，我就格外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思念那里的亲人和朋友们。

眼一看，君子兰竟冒出了肥硕的花骨朵，君子兰开花了！

这是怎样一种花啊！在如剑的叶片托举下，一杆嫩绿色的花柱擎天而起，顶端簇拥着一大团盛开的红色花朵，那种红中透着浅黄，红为主色调，红得沁人心脾，浅浅的黄又更衬托出红的丰满。每朵花由六瓣围成，花心里矗立着6根顶端带着黄色帽帽的花蕊。花型是喇叭状，红在上端浓郁，往下渐次呈黄绿色，与花杆之色融为一体，加上墨绿色剑叶的烘托，恰似绿色帝国中富丽堂皇的桂冠。

还真没看到过如此干净纯正令人惊艳的花儿。干净的剑叶，纯正的红色，干干净净就是美，纯纯正正就是贵，美且贵正是君子兰的高雅潜质。有如此高贵的品性，有那么无私的奉献，君子兰，怎能不让人心生怜爱，又怎能忍心舍弃呢！

退休后，为赶写一个连载，我在离家挺远的一处书房里，过上了每天早出晚归的生活。三四年间，和我相伴的，除了那满满几架书籍，就是这盆不离不弃的君子兰了。

来到新的安居地，君子兰得到了更充足的明媚阳光。我把它放在靠窗的书画桌上，伴着墨香，它又狠狠地灿烂了一把，接着就勇猛发芽，长出一支又一支叶芽，很快形成了蒜瓣形状的大家族。它们抱成一团，茁壮地生长着，根部隆起，把盆土都撑了出来。我想到该分盆了。

君子兰分盆第二年，其中两盆就开出了更加绚丽的花簇。今年二月底，因为急性阑尾炎手术，我经历了牵肠绞肚的病痛，去年开花的那两盆，竟然在我出院那天冒出了两点红晕。那些天，灿烂而又纯净的君子兰，以它特有的馈赠，给了我抗争疾病最贴心的心灵抚慰。

有诗云：“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君子兰，叫我怎能不爱你！

